

深厚的传统学养 宽阔的现代视野

周晶晶

艺海观澜

新媒介环境对观众思维方式的影响,本就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电视剧与之适配的创作探索也将不断演进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纵横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怎样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怎样形成融通中外、适应时代、富有活力的当代文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准确把握的重要时代命题。在这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经验,鲁迅就是其中的代表。

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鲁迅出生在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阶段,但他勇敢站到新文化运动最前沿,其战斗形象已经深深地刻印在人们心里。鲁迅以巨大的勇气和强健的笔力发出呐喊,启迪国民心智,提振民族精神。在他那里,桎梏人们精神的封建纲常伦理同灿若星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混为一谈。理解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必须充分认识到鲁迅对传统文化中优与劣的自觉甄别,认识到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

深入传统 扬弃传统

青年鲁迅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期间他的民族身份意识日渐觉醒。“我以我血荐轩辕”成为他终生不曾放弃并且为之奋斗的人生志向。鲁迅曾向往过慷慨雄辩、振臂一呼的摩罗诗人,但他后来更认可那些真正为民众做实事的人,认可那些默默付出、辛苦劳作、敢于和甘于牺牲自己的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取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种“中国的脊梁”,在鲁迅笔下,不止一次被塑造出来。这与他从小耳濡目染的教育、与他受到的传统文化的深刻熏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初到北京的鲁迅,除了公务,多是在客居的书斋里抄古碑。有一天,鲁迅的朋友、《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来访,与他进行了一场看似寻常却具有历史意义的对话。“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这是钱玄同的发问。“没有什么用。”这是鲁迅的回答。“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钱玄同一句看似平淡的建议,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序幕,促成了《狂人日记》的诞生。这部作品以其对传统的认识之深入、扬弃之深刻而产生深远影响。

其实,从1904年在日本仙台决定弃医从文,到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鲁迅经历了十几年时间才迎来文学爆发期。在这十几年间,他从未停歇过努力,而努力的重点,恰恰是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搜集、整理、校订、印行。从《古籍序跋集》可见,鲁迅在古代典籍编校方面所做的工作,即使专业的学者也恐难比肩。他亲自搜集、整理、校订的古籍

核心阅读

理解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必须充分认识到鲁迅对传统文化中优与劣的自觉甄别,认识到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

鲁迅研究传统文化,根本是要为当时、为现实中国的觉醒、进步、革命所用

鲁迅怀着现实关切,将深厚的传统学养与宽阔的现代视野相结合,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性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学作品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故事新编》中,无论是《补天》塑造的女媧、《奔月》描写的后羿,还是《理水》里的大禹、《非攻》里的墨子,无论是神话人物还是历史人物,都以其独特面貌呈现在现代读者面前。可以说,把民间传说中、历史记载中的人物,置于现代价值洗礼之下,并将其塑造成为一个个文学人物,这体现的正是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呐喊》《彷徨》里的很多作品,将现代思想与中国式风格进行有机融合。《孔乙己》《风波》《祝福》中白描手法的运用,以其简约沉静,呈现典型的中国风格;而场景的把控力,在“无事”中活画出充足的戏剧性,又可见其在现代文学艺术上的纯熟。

鲁迅研究传统文化,根本是要为当时、为现实中国的觉醒、进步、革命所用。章太炎是鲁迅的老师,鲁迅对他尊崇有加。但在评价章太炎一生功业时,鲁迅认为:“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同时也指出:“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这种评价背后可看出鲁迅对待传统以及学术的态度。

这也同样让人想到鲁迅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拿来主义”的要义仍然是“为我所用”。鲁迅的翻译作品在体量上差不多等同于他的文学创作。批评家冯雪峰认为:“鲁迅是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和为着革新的目的去吸收外国文学的广泛的和深远的影响的。”今天,鲁迅这种在广阔的视野之下,执着地深入传统文化中去汲取营养,从呼应中国现实需求出发,积极吸收有益外来文化的清醒和自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历来的研究中,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都十分受人关注。冯雪峰曾经在《回忆鲁迅》里指出:“鲁迅好像吃奶一样吸取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他看过的古书是很多的,有的我们连书名都不知道。”哲学家任继愈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糟粕和精华的区别,鲁迅有极深刻的认识。中国古代许多伟大思想家经常在鲁迅的笔下出现,并通过他的批判取舍,把精华部分介绍给读者,也把糟粕部分给予揭露。”文学史家王瑶也曾谈道:“鲁迅从来就很注重于向古典文学汲取有用的东西。”

鲁迅自幼年起就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厚浸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坚持清醒的选择,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鲁迅怀着现实关切,将深厚的传统学养与宽阔的现代视野相结合,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性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学作品。这不但是鲁迅研究需要继续深入下去的课题,也是对当代作家提出的深刻命题。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图①为鲁迅肖像及鲁迅创作的《故事新编》《呐喊》、校勘的《嵇康集》。图②为浙江绍兴的三味书屋,少年鲁迅曾在此读书。

制图:赵德汝



①

②

中,涉及家乡绍兴的就超过10部。从1913年起,鲁迅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逐字逐句校勘并全文抄录了《嵇康集》,直至1931年才最终完成。欣赏那些端正秀美的字体,感受他对文化先贤的挚爱之情,怎能不让人心生感慨。

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鲁迅一方面做着极其深入的工作,同时又常常表达谦逊态度,颇得中国古代名士的君子之风。他在《嵇康集》方面所做工作非常出色,但在序言中谦逊地说“恨学识荒陋,疏失盖多”。《小说旧闻钞》是他亲自辑录的关于中国古代小说流变的珍贵史料,序言里仍然没有评功摆好,以显其能,依然是说“自愧读书不多,疏漏殊甚……”要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这种序言、后记里不刻意抬高自己,而表达学海

无涯的自省,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态度。

鲁迅一生中,有过很多未能实现的创作与研究志向,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两例,都与重新书写传统有关。一是写一部关于杨贵妃的长篇小说,二是“拟编中国文字变迁史及文学史各一部”。鲁迅虽没有写出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但是从他的《故事新编》中处处可见其对古人、古风、典籍掌故的熟稔与运用自如。鲁迅也没有写出设想中的文学史巨著,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和简明的《汉文学史纲要》足见其深厚学养。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在小说创作的高峰期、杂文创作的集中期完成的;而他在《汉文学史纲要》里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早已是学界认可、读者熟知的论断。

看台人语

为奉献者画像

岁月静好,因有人辛勤守护。消防员就是我们身边的守护者。纪录片《119请回答》以基层消防站为观察窗口,用镜头记录消防队员工作,捕捉感人故事,科普安全防范知识。纪录片紧贴抢险救援现场,全景展现消防队员工作中的大事小情,给人以富有沉浸感的观看体验。33层的高楼里,消防员背着15公斤装备反复上下,奋战8小时扑灭大火、无一伤亡;面对被困卫生间的老人,消防员在顺利解救的同时不忘帮忙穿衣整理、悉心叮嘱。该片除了现场实录,还邀请消防队员站到镜头前自述,真实呈现他们的内心成长和坚强意志。生活是最好的剧本,纪录片不仅让人们看见消防群体的默默奉献,而且让人们从不同视角体察生活中的温情瞬间。

(纪建)

让文物“潮”起来

保护与传承中华文明瑰宝,需要面向大众的文物知识传播。网络纪录片《国宝皆潮》走进湖南省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云冈研究院等文博单位,借助技术手段,让知识可感、可视,让文物活起来、“潮”起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游览者可以与文物“零距离”接触;近景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和三维打印技术结合,让文物动了起来;通过以文物为题材的小说、动画等文艺形式,讲述文物“身世”,丰富文物呈现维度;各种文创产品则展现了文物与当代生活间的感性连接。该片还生动表现文物背后文保、文创工作者们在科研支持、技术运用、艺术创作、产品设计等方面的辛勤劳作,彰显他们守护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怀。

(何按)

讲好高铁故事

高铁改变着中国,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成为一张中国“名片”走向世界舞台。系列短片《高铁,我们的故事》第二季继续以高铁为纽带,不仅科普相关知识,还以个性化视角连接不同身份的主人公。观众通过高铁工程师、设计师、电影放映员、公司职员等不同人物的视角,感受他们与高铁产生的独特联系。动车组车身凭借什么抵挡风沙严寒,小小齿轮经过怎样的生产流程、又在高铁身上发挥何种作用,外国留学生如何乘坐高铁环游中国,城际高铁怎样造福普通居民……短片叙述平实、剪辑流畅,从微观视角、真实人物切入,以小见大,让观众在情感共鸣中感受中国高铁的成就和魅力,在高铁故事中体会中国社会的发展。

(崔畅)



纪录片《119请回答》海报。

文艺评论

互联网怎样改变电视剧

下芸璐

互联网的普及深刻改变着人们的媒介使用习惯。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在手机上观看影视作品。从电视到手机,看起来不过是“屏”的简单切换,实际上包含了从家庭空间到个人空间、从按时观看到互动点播等诸多媒介使用行为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影响着人们对影视作品的审美习惯。对潜移默化的变化,一般观众可能并不敏感,但在电视剧行业内部,创作要正视互联网、适应互联网,已经成为共识。

互联网怎样改变电视剧创作?探讨这个问题,对认识当代电视剧的美学流变,具有重要意义。

近几年,电视剧最鲜明的变化是节奏提速。2019年,就有视频网站根据用户观看数据,总结出“黄金七分钟,关键前三集”的剧集网络传播特点,反映了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相较于国家收看电视剧,个人观剧场景下注意力相对集中,观众对信息密度、情节强度的要求变高了。近来,不少电视剧都在探索适配新审美习惯的叙事节奏。曾摘得第二十六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电视剧的《破冰行动》,在播出时做了两版剪辑。电视台播出版本采用娓娓道来的正叙结构,背景交代细致、完整;视频网站版本则用倒叙结构,通过雨夜抓捕的热开场制造悬念,又借大量闪回增加情节密度,同时在背景交代上刻意留白,以提高剧集的情节跨度和悬疑感。类似的例子还有《长安十二时辰》,通过对盛唐都城的细腻描绘,以复杂空间配合多线叙事,来加快故事节奏。不论时间还是空间,在符合艺术创作规律前提下,增加剧作内容的信息密度和情节跨度,是节奏提速的要义。

便于二次传播的精华桥段编排是近年电视剧变化的另一显著特征。这种桥段往往是相对独立,可以调动观众情绪的强戏剧冲突。比如,《觉醒年代》中,陈独秀送儿子延年 and 乔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段落,两位烈士牺牲时的场景用预叙的方式插入,与此刻意气风发的少年形成强烈对比,造就既豪迈又悲情的情感高潮。《光荣与梦想》中,翟秋白从容赴死的段落也有类似的情感张力。面对敌人的枪口,他泰然自若,发出了“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的临终独白,打动观众的心。新媒介环境下,电视剧观众不仅追求沉浸感、代入感,还追求互动讨论、解读文本的参与感。这些精华情节段落,往往是观众讨论最多的部分,因为它们传递信息上更高效、快捷,在遵循创作规律的前提下,能够为作品打动观众创造契机。

互联网对电视剧的人物塑造手法也产生影响,比较突出的是更加强调人物反差带来的惊喜。这种惊喜可以来自与作品整体风格有所不同的反差人物。《山海情》中,在西北特色鲜明的人物群像之外,还塑造了一口福建口音的扶贫干部陈金山,这个人物形象就生动诠释了“反差”的魅力。这种惊喜也可以是一个人物在情节发展中身份与立场的反转。《扫黑风暴》中公安局副局长贺芸芸“两面人”身份在故事后半程的败露,就带给观众强烈震撼。通过对反差情节的捕捉、联系、解读,观众在观剧过程中不断修正对人物的认知,一步步探清人物的真性情。这样的人物塑造,往往能够在新的媒介环境下调动观众参与讨论的积极性。

电视剧注重“网感”,并不意味着电视剧创作的肤浅化、低幼化,无论怎么变,围绕好故事和好人物来创作这一内核是不变的。注重“网感”不是迎合,而是将观众的审美接受问题提前纳入到创作考量中来。当然,电视剧的创新探索,并不局限于故事节奏的提速、便于二次传播的精华桥段和更加注重反差的人物塑造这些方面。新媒介环境对观众思维方式的影响,本就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电视剧与之适配的创作探索也将不断演进。